

海森 李佩甫 蒋子龙 杨东明 赵瑜 何建明 江浩 李景田 从维熙 贾平凹 莫言
 承志 阎连科 池莉 周大新 陈建功 张欣 刘恒 王朔 叶兆言 高晓声 冯骥才
 岑阿城 王安忆 方方 严歌苓 徐小斌 迟子建 毕淑敏 陈丹燕 裘山山 王家琦
 魏旭 高嵩 路也 柳建伟 老鬼 李鸣生 林希 张宇 何申 徐坤 王为政 毕四海
 建群 郭雪波 胡发云 浩岭 葛均义 一合 方敏 梁晴 航鹰 简嘉 肖克凡 卢跃刚
 王小平 关仁山 陈源斌 王砚胜 朱晓平 高红十 鲁彦周 蒋启倩 于艾香 苗长
 山 蒋韵 邵振国 陆文夫 南翔 虹影 白连春 王静怡 田中禾 海波 范小天 江
 建明 孙峻 满都麦 岳恒寿 张廷竹 刘玉堂 王旭峰 彭东明 鲍干 田东照 王石
 李文 李锐 赵毅衡 赵德发 邓宏顺 杨沐 冯良 彭见明 朱浸漫 谢友鄢 叶梅 川
 海森 李佩甫 蒋子龙 杨东明 赵瑜 何建明 江浩 李景田 从维熙 贾平凹 莫言
 承志 阎连科 池莉 周大新 陈建功 张欣 刘恒 王朔 叶兆言 高晓声 冯骥才
 岑阿城 王安忆 方方 严歌苓 徐小斌 迟子建 毕淑敏 陈丹燕 裘山山 王家琦
 魏旭 高嵩 路也 柳建伟 老鬼 李鸣生 林希 张宇 何申 徐坤 王为政 毕四海
 建群 郭雪波 胡发云 浩岭 葛均义 一合 方敏 梁晴 航鹰 简嘉 肖克凡 卢跃刚
 王小平 关仁山 陈源斌 王砚胜 朱晓平 高红十 鲁彦周 蒋启倩 于艾香 苗长
 山 蒋韵 邵振国 陆文夫 南翔 虹影 白连春 王静怡 田中禾 海波 范小天 江
 建明 孙峻 满都麦 岳恒寿 张廷竹 刘玉堂 王旭峰 彭东明 鲍干 田东照 王石

中国作家

经典文库

从维熙 卷

(上)

光明日报出版社

中国作家经典文库

从维熙卷

(上)

光明日报出版社

责任编辑:田军

中国作家经典文库 《中国作家》杂志社 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

(北京永安路 106 号 邮编:10005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振兴源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160 印张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5 年 12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1-500 套

ISBN 7-80145-553-3/I·65 定价:680.00 元(全 24 卷)

前 言

文学即入学，文学即人生。文学不是历史，但往往比历史更能真实，文学深刻地反映社会现实，一个国家与民族文学的昌盛，才能确保有深刻底蕴的持久不衰的昌盛。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延绵不绝的文化传统的古老民族。其文学之盛更是代代相习，薪火不断。中国当代文坛，特别是在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中产生了一大批在国内外有重大声誉的优秀作品和许多文才横溢、著作等身的知名作家。

《中国作家》杂志社以宏扬新文学、新文化为己任，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为了让更多的读者从新时期文学的成绩中得到滋养与熏陶，特联合光明日报出版社隆重推出《中国作家经典文库》，本文学作品几乎囊括了新时期文学发展中的所有精品，是每一位文学爱好者乃至普通中国人所必读的文学范本，必将对新时期中国文坛的发展直到整合过去，指引方向的积极作用。

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直属主办的刊物，是目前中国唯一一家大型文学月刊。活跃在当代中国文坛的几代著名作家几乎都是它的作者，其权威性不言而喻，在改革开放的二

十年代里，中国文坛发生了举世瞩目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优秀作家与作品脱颖而出。为了回顾和检阅二十多年来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实绩，由《中国作家》杂志社发起，光明日报出版社共同参与编撰的此套《中国作家经典文库》，如期问世。莫言、贾平凹、高晓声、王安忆、张志承、阎连科等，这些名字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是无法回避的。为当代中国把脉，用各自的方式表达种种来自民间的声音，从贾平凹西北高原上席卷的罡风，到莫言小说中齐鲁平原的漫漫田野……。篇幅之多，经年之长，文风之独特，完全可以成为当代中国文学的参照。其资料之全，令人不得不佩服编者之精心。编者力图以宽广的视角去呈现这一领域的全貌，细心的读者也会从中发现这些资料正是二十年来中国文学变迁的纪录。全书资料的编辑以各个作家的创作历程为经，以思想为纬，编选的立场更倾向于作家的自由个体，表现出更为开阔与前瞻的姿态。

这些优秀作品与作家集合到一起，以文库的形式展现新时期中国文坛的崭新风貌，并眺望未来文学的发展道路，是新世纪之初文学界翘首已久的大事。基本涵盖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文坛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优秀作品，大批的优秀作品构成了二十年来华语文坛的扛鼎之作，经过时间与读者的历练，成为公认的传世经典，必将融入民族的血液当中。继而泽被后世。

追思往夕，感慨系之，纷纷议论，于此观止！

本书编委会



目 录

断 桥	(1)
黑 伞	(283)
伴 听	(316)



断 桥

任何哲人的滔滔经纶，
都不如生活绝对富有。

——题记

我要去的地方：城郊一间临街的低矮房子。
我要去找的人物：一位过早歇了顶的画家。
我要去的目的：请他为我的小说赶画插图。

门开了。

我倒难为情起来了，因为在他那张不算大的画案上，堆满了书刊封面的设计和插图草稿。他看看我腋下夹着的厚厚稿本，先发制人地向我指了指画案：

“叶涛，请看……”

“看样子，我没有选准时辰！”

“那倒也未必。”老黎抓了两下发光的头皮，朝我打诨道，“你的许多小说插图，我是连夜赶画出来的。我最怕黄土子冒充朱砂；说实在的吧，给那些小说画插图如同上刑。请问老兄，你自己对这部小说打多少分？”

“可能属于档外次品。”我说，“你就再承受一次‘上刑’的惩处吧！”

“小说主题？”



“说不清楚。”

“哪类题材?”

“很难回答。”

“什么题目?”

“暂时轮空。”我拍拍他的肩膀，“想请你读完小说后，从艺术家的眼光，帮我敲定个有象征意义的题目呢!”

“我忙得要死，你还在我身上加码，真……真够残忍的。”他再一次抓了抓他那块光头皮，似乎是被跳蚤叮了一口似的，无可奈何地苦笑着说，“碰见你这样的鬼，钟馗也束手无策。”

“谁让我们‘同窗’二十载呢!”我把稿本放在他的画案上。

他胡乱地翻了翻稿子，又翻了翻台历：“你十天以后来拿画稿吧!”话刚出口，他又象想起什么“重要议事日程”似的，改口说，“不行，十天画不出来。老婆去北戴河避暑了，你十五天以后再来吧!”

“画稿和她有什么关系?”我不解地问道。

“跟你亮底牌吧，过去……过去我插图画得那么快，都得力于我那位贤内助。”他悄悄地向我袒露心声，“那么多的小说稿我读得过来吗？每次都是她替我阅读小说，向我口述重点。当然啦！这要求她口述得十分精确，并且要突出关键部位，包括作品的人物肖像、衣着打扮都要说得十分清晰；然后，我翻阅小说中老婆打了记号的地方，开始照葫芦画瓢。我自知这不是什么好办法，但是我实在忙得脚丫子朝天，也只好不得已而为之了!”

“原来是这样!”我笑了。

“请勿见笑!”他有些尴尬地再次抓了抓他那块光头皮，“叶兄，你如果索稿太急，对不起，只好你扮演一次我‘贤内助’的角色，给我讲讲你小说中的故事和人物，作者讲的一定会比我老婆的转述强得多。我保证十天内交出画稿。”



我沉吟着：“这……”

“叶兄，只当是我俩聊聊天，我们又有三个多月没见面了。”他那两只大金鱼眼里流露出诚挚的光泽，继而又用酒当诱饵说，“我这儿还有一瓶五粮液，咱们边喝边谈，怎么样？”

“这间小屋太闷热了。”我含蓄地说，“附近有没有凉快一点的地方？”

“有。咱们去护城河边走走吧！那几个个体户开了音乐餐厅。今天，我舍命陪君子啦！”

上 卷

不要针砭那些留着“披肩发”的男女青年，他（她）们把这个餐厅气氛搞得相当高雅。滨河的一面，落地窗敞开着，窗下这排餐桌上摆着一盆盆的花卉：有月季、有杜鹃、有山影、有文竹……随着日落暮霭的降临，餐厅上空成串的小小彩灯开始放亮；室内灯彩花容交织，室外河水驮着月光潺潺而过。收录机的扩音箱里正在播放出一支曲子，那是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真不知道这些小青年是为自己播放的，还是为我小说中的主人公配乐——在这儿对老黎讲述这部小说，真是太合适了。

“叶兄，开始吧！”他首先拿起酒杯。

我端起酒杯一饮而尽，望着顺着窗外流过的那条河……

对了！当天的东长安街就象这条蠕动的河。一场微雨过后，马路湿漉漉的。华灯初放，街面上顿时出现了多种颜色：华灯投进河心的光是银白的、赭黄的；汽车的前车暗灯，在河心宛如星斗，汽车尾灯的红光，象是一匹撒开来的红绸。

“朱师傅，真好看——”



他似乎没有听见。

“朱师傅，你看前边那辆车的尾灯。”我为了提醒他注意，还有意地拍了他肩膀一下，“投在雨后街心的灯影，象一束在风中摇曳的红玫瑰。”

他肩膀微微蠕动了一下。这并不表示他听见了我的话，而纯属肩膀受了外力刺激后，一种本能的反应。

我只好把声音放大了许多：“朱师傅……”

他轻轻点了点头，表示听见了。

“看那尾灯的影子——”

“是啊！我看见了。”他终于搭话了。

我很忌讳他的沉默。老黎，这不是因为我不甘寂寞，而是他惧怕宁静。凡是坐朱师傅开的车出外采访过的记者，都告诉过我这一点：车一开出去，你就要打开“话匣子”，否则，老朱脸上就会阴天。朱师傅也亲自叮咛过我：“小叶（当时我只有二十二岁，是个才进报社不久的记者）！我这个汽车司机与别的汽车司机不同。别的汽车玻璃的窗棂上，都有一行喷漆的小字：‘请勿与司机闲谈’；你看，我这辆美国吉普的窗棂上，倒是也有那行喷漆的小字，只是那个‘勿’字叫我用胶布给粘上了。这就是说：‘请与司机闲谈’。你明白了吗？”说着，他哈哈大笑起来。

“我不明白。”我直截了当地说，“开车的司机，都厌恶别人和他说话。”

“就算我是个例外吧！”他收敛了笑容，冷冷地回答。

“真怪！”我默默地想。

与其说是出于礼貌，不如说是出于新奇，我对这位朱师傅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接着他的叮嘱，在去城郊农村采访的路途上，总是和他娓娓而谈。在我的记忆中，他最爱谈的是他的童年：他落生在黑龙江省呼兰县，是喝呼兰河的水长大的。在他嘴里，呼兰河是



世界上最美的一条河流，河水蓝澈见底，连河底卵石缝里的鱼儿都能看得一清二楚；每到入春时节，河畔开满了各色野花：达子香、兰花草、牛耳朵、织春娘……如锦如缎，一直连到天边的落霞。花丛中挺立着稀稠不均的白桦、黑桦和野樱桃树，他常和小伙伴们在矮矮的野樱桃树杈上，一把一把地捋吃野樱桃，直到吃得嘴唇赤红，野樱桃汁在嘴角凝成一道道汁痕时，他们从树杈上大雁展翅，跳进呼兰河里“扎猛子”摸鱼。快乐得如同一头伸胳膊抖腿的小马驹。

他还告诉我，他家里很穷。他还没看见爷爷的时候，爷爷就拉杆子进山当“胡子”去了。妈妈生他的时候正是冬天，木拌子垒成的窝棚屋四面透风，他还没满月妈妈得了“产后风”离开了人间。爸爸靠给老财种地，靠在呼兰河打鱼拉扯着他，可以说是呼兰河里的鱼熬成的鱼汤化作了他的血液，呼兰河畔的高粱米籽铸造了他的肌肉。他继承了爷爷和爸爸的骨血，年纪刚到十四岁时，唇上就钻出来毛茸茸的胡须，俨然是个一身疙瘩肉的男子汉了。

老黎，我真爱听他所陈述的儿时轶事。我萎缩在吉普车后排座位的角角上，象听一首赤子童心的绝唱。特别是他谈起他和那条小花狗的情谊时，我的心都好象飞进了呼兰河畔的青青草原：由于他幼小失去了母亲，爸爸又经常在老财的长工房里过夜，家里只剩下他和那条小花狗。这条小花狗皮毛黑白间杂，两只晶亮的眼睛，一只被黑色毛毛包围，一只被白色毛毛包围，他给它起了名儿叫小花。

爸爸说：“嘎子！抱它来是跟你作伴的。”

爸爸又说：“你有粥和他一块喝，有骨头和他一块啃！”

爸爸还说：“狗通人性，别看它四条腿，比有的两条腿的人还强哩！”

爸爸最后说：“人生在世，就要将心比心，不要觉得它是条狗，



就亏待了它。”

朱嘎子对爸爸这番话连连点头：“我记下了！”

打这天起，他忽然觉得年龄大了许多。东北的冬天冷得出奇，一场冲天“烟泡”刮过来，气温常常下降到零下三四十度。他和小花互相依偎在那间木拌子垒成的屋子里，抵御着从墙缝间吹进来的冷风。他和小花睡觉时呼出的热气，天亮时在房梁上结成了一层银霜，朱嘎子架起一堆干柴取暖时，梁上的白霜又化成水滴，一滴一滴地坠落在土炕上。小花象个能体察主人艰辛的孩子一样，有时伸出嫩红的舌尖，舔干了炕席；有时象为逗朱嘎子一笑似的，在炕上滚来滚去，用它身上的毛毛，把水滴蹭掉。

“小花——”

小花跳上了他的肩头。

“小花——”

小花又攀上他的脑袋。

“大烟泡”刮过去了，气温稍有回升。他带着小花走出那间小屋，到雪原上去追飞不动的山鸡，去打在地里觅食的兔子。他到了十四岁那年，小花已经长成为一只矫健美丽的猎狗，尾随在他身后成了他的影子。

就在这年，一场少有的大旱，滚过了北满草原。松花江水位下跌，呼兰河是松花江的一条河叉子，变成了嚤嚤而哭的小溪流了。河畔的野花打蔫，柳树叶打卷，那些曾经记载着他童年梦幻的野樱桃树，枝条也枯干了。这时，他老爹盼雨心切，才把他嘎子的乳名换成了大号——雨顺，不外是老爹盼望风调雨顺之意。

老爹对雨顺说：“电子说定了，要给龙王上供。有猪的杀猪，有牛的插牛，有羊的宰羊……咱们家没有牲畜，我看是不是……”老爹看了看趴在儿子身旁的小花。

儿子狠狠瞪了老爹一眼，算是回答。



“你听说了吗？有的电子已经开始人吃人了，龙王爷要是不开恩，甭说小花，就连你老爹和你这条小命，都会被人嚼成了骨头渣子。”老爹眨巴着一双老干柴眼，想说服儿子，“老爹是对你说过，应当将狗比人，可是到了嚼人肉的年月，龙王爷就是主宰一切生灵的神，只有上供求雨，老爹和你才能有个活路。掏心窝子说，我也舍不得这条狗；可是这么多年，你也算对得起这条生灵了。一块儿睡，一块儿吃，一块儿……”

“我想法儿找来求雨的供品不就行了吗？”

“你到哪儿去找？”爸爸直视着儿子。

“我去打山鸡，兔子！”

爸爸摇摇头。

“我打十只兔子、十只山鸡，换下这条小花！”

“这可不行，上供必须心诚，要把家里最贵重的牲畜献给龙王，才能感动龙王行雨。”爸爸显得比儿子更固执。

“那你老就把我宰了吧！”儿子急了。“我比小花还贵重。”

两句话，把老爹给顶到南墙上了。他老半天，才顺过一口气来，颤巍巍地对儿子说：“村里已经把小花号在祭祀龙王的账本上，就是我不宰它，乡亲们也会来宰了它的。眼下是天下火、地冒烟，乡亲们红了眼，真敢把人宰了上供桌。”

“爸爸！我依你了。今天晚上我就用水浸死它，抬到呼兰河边去祭龙王。”儿子对爸爸下了保证。

当天夜里，朱丽顺趁老爹到老财家去喂马的时候，拉着小花跑出了呼兰县界。上哪儿？去找拉杆子当了“胡子”的爷爷。当他真的钻进了深山老林，才感到自己的想法十分孩子气：林子这么大，上哪儿去我爷爷呢？离开呼兰县的第五天，他和小花夜宿在猎人住过的一间柞木窝棚里，受到了一群饿狼的袭击。在呼兰县大草甸子上能追山鸡逮狡兔的小花，也和他的小主人一样单纯，但严酷的大自



然惩罚了它——它流星追月般地扑出窝棚，和这群狼厮拚了约有一袋烟的光景，这只逃脱了祭祀龙王的小花，在这深山老林就祭祀了狼群。

朱雨顺用那杆打兔子的老套筒子枪，“嘭——嘭——”地打尽了最后几颗弹丸，丝毫没能缓解狼群之围。在他走投无路的紧急时刻，忽然想起爷爷传给爸爸，爸爸又传给他的火镰；他急不可待地把火镰拿出来，和火石相擦燃着了火绒，火绒点着了柞木窝棚里的枯枝残叶，小小窝棚烈火冲天而起……

狼群逃蹿了。

朱雨顺冲出窝棚，在山坡上滚了几滚，压灭了身上的火星，带着满脸烟硝找到小花的尸骨，哭得泪人般地把小花掷进了烈火浓烟之中。他对着火堆磕了四个响头，以表示和小花的诀别，然后蹑蹑地走出老林。上哪儿去求生？家已经回不去了。因为这间柞木窝棚象一颗火种，烧着了深山老林；在旧社会纵火毁林，也是要受到法律惩处的。再往北走，难以生活，他只好放弃了寻找爷爷的梦幻，返身南下。在他途经呼兰河畔那被烈日烧焦了的草甸子时，一个亲戚告诉了他老爹的归宿：红了眼的乡亲说他老爹有意亵渎了神灵，要拿他顶替小花祭神；老实巴交的雨顺老爹，没等那个时辰的到来，用一条粗布腰带代替上吊绳子，自悬在呼兰河畔那棵最大的野樱桃树上。求雨时辰一到，他和活猪、活羊、活牛、鸡、鸭、鹅一块，被抛进了呼兰河。

老黎，青年时代的我，虽然已经过了听丑小鸭变天鹅故事的年纪，但还是喜欢听些能挑逗人遐想的春天童话。对于朱师傅带有传奇色彩的童年，只是感到新奇，并没引起我神思般的联想。如果说还有一点让我咂摸滋味的东西的话，就是那条美丽的呼兰河，和他在河畔吞吃着野樱桃的画面。因为二十二岁的我，乳毛虽褪，童贞未死，我的家乡也流淌着一条河，岸边虽无野樱桃可吃，但有一丛



丛的馒头柳；既可以到下边去“藏猫”玩，又可以顺手捋下几片叶子当作柳笛，吹出黄鹂和百灵的歌声，在朱师傅讲他童年轶事时，我就回忆起我流逝了的童年的梦。

你一定知道，人的大脑皮层也和自然界的万物一样，既会出现因枯干而产生的饥渴，也会产生因满溢而产生的饱和；就如同一个天主教徒，如果总站在圣母马利亚画像前凝思——尽管她有那安详自若的神韵，能使这位忏悔者的灵魂得到洗礼——但是久而久之，多么虔诚的教徒也会失去新鲜感一样，我听老师傅的车轱辘话总是不离呼兰河，中枢神经也渐渐迟钝麻木起来；继而，产生了一种本能的厌倦情绪。所以，我不得不有意识地转移在汽车里谈话的主题，我希望他能象谈童年那么有兴味地谈谈他青年时代。比如：他十四岁以后，家里亲人已荡然无存时他去了哪儿？又怎么从呼兰河来到北京的报社，当了汽车司机？奇怪的是：他好象总躲闪着这些提问，甚至以攻为守地把“球”踢了回来：

“你结婚了吗？”

“有孩子了吗？”

“是男孩还是女孩？”

“男孩子不好，女孩子好！”

他貌似在向我唠家常话，实际上是楚河汉界——到此为止。这就在我厌倦的情绪中，重新萌生了强烈的好奇。这种好奇，和他带有传奇色彩童年的好奇不同；前者是被动的输入，后者是有意识地寻觅，仿佛在这位朱师傅身上，蕴藏着许多不愿被人知道的东西。

我当时在农村组当记者，往返在城市和郊区之间，常常在车上要消耗很多的时间。加上郊区公路路面坑坑洼洼，车轮下总是扬起一道黄尘。最好的办法，是随着吉普车的颠簸闭上眼睛，任吉普车把我象煤球一样摇来摇去。有时，我的这种自我陶醉被他觉察到



了，他总要赤裸裸地高声责怪我：“怎么，你哑巴了？鳄鱼还会张嘴呢！”有时，当真我要按他的指示，和他去说话时，他却变得一声不吭，好象车上根本不存在我这个人一样。

人，都是矛盾的组合体。上至皇帝，下至顺民，几乎无一例外。可是朱雨顺展示给我的矛盾，却常是一团混浊。他在报社司机班中个头儿最高，宽肩厚背，身板结实而魁梧。长方形的脸膛上，永远闪烁着黑红色的光泽，那颜色使我不止一次地联想到呼兰河畔野樱桃树的树皮；虽然看上去粗糙，但有着一种北方人粗犷的美。他在报社八个司机中，年纪居于老大，而且是唯一一个不留分头的人；黑硬得如同板刷一样的寸头，显示着他难以驯服的野气。再配上他那双喜欢直视他人的眼睛和那棱角分明的下巴，我曾多次在内心把这位司机大朋友幻化成呼兰河草原上的一只苍鹰。如果按照你们美术家的术语来说，他的一举一动都是力的线条：那握着方向盘的有力指骨，开车时不靠椅背的笔直的胸背，急转弯时扭转方向盘的洒脱动作，他高兴了扭头看我时的粗壮脖颈，以及他偶然一笑时挂在嘴角的笑纹，都象是蕴藏着一种难以捉摸的深厚力量。这样一个硬实汉子，开着一辆吉普车，每天条条道路两旁的树木都向他敬礼，他理应是个爽朗而快乐的人。但我只察觉到了他的爽朗，却难得发现他的快乐，有时吉普车把我颠到一定的角度，我向车前后视镜里有意无意投过一瞥时，能使我瞠目结舌：他皱着两条黑眉，双眸痴呆，脸色阴郁；那只来回转着方向盘的手，完全是一种机械的本能动作，我真担心他把汽车一下开到亮马河里去。于是我千方百计地寻找话题，和这位朱师傅拉呱，使他从那种恍惚的精神状态中苏醒过来。

这天，我从门头沟区檀木港农业社采访回来，由于回报社后就要发出第二天见报的急稿，我只好在吉普车上摊开稿纸，匆匆忙忙地充填着稿纸上的一个个方格子，没有时间履行我们之间的“君子



协定”——不间断地说话。当车子沿着弯弯曲曲的山路急驰的时候，突然迎面出现几个驮运黑煤的毛驴驮子，它们象散兵游勇一样，大摇大摆地走在盘山公路中间。眼看吉普车就要撞上那条头驴了，他好象视而不见一样，还是闪电流星般地往前开，我急忙提醒朱师傅：“驴——驴——”这时，他才猛然扭转方向盘，“嗖”的一声，车轮向右拐了个半圆弧，才躲开了驴群，由于弯子转得太急，吉普车刮倒了路旁的一株小树，险些滚进右侧的陡峭悬崖。

我惊魂未定地擦着冷汗，他把车停下，扭过脖子对我骂道：“我看你就象驴——那些没有嘴的驴！”他两眼瞪得溜圆，毫不掩饰地发泄着他的愤懑。

“朱师傅……”我感到异常委屈。

“你为什么总不和我说话？”他紧皱着双眉，眉心堆起一个肉丘。

“我……在赶一篇急稿。”我向他解释。

“装模作样。哼！”他轻蔑地扫了一眼我铺在大腿上的稿纸，“要是你下次再搞这种假积极，对不起，我朱雨顺不伺候。”

吉普车重新启动了。

我喉头蠕动着，尴尬地咽着唾液，不知和他说些什么才好。向他赔礼道歉？我没有任何亏理的地方；对他的责怪表示沉默？他下次再对我莫名其妙地发邪火该怎么办呢？真要向他抗议，他要是真把吉普车开下山涧就更糟了。……我正在左思右想地拿不定主意，忽然车轮“嗞——”的一声，重新停住了。看样子他还要和我就差点翻车的事情进行纠缠，我决心和朱师傅辩明事非。谁都明白，汽车肇事和乘客无关，他怎么能这样蛮横不讲道理呢？我准备迎接他的挑战。

奇怪的是，他并没有和我对话，只是推开车门，走下了吉普车。是车子出毛病了？可他没有找修车的器械；也许是去解小手